

秋日随笔

董书冰

9月17日,秋高气爽,身心舒畅,余骑自行车行7.3千米去访好友荣厚兄,住地在看守所大院。大院之南,地阔草盛,人稀少,独李哥家围栏深处狗吠、鹅鸣、鸡飞、鸭子跑,好一派热闹优美、气氛浓郁的农村景象。东边菜园里,韭菜成行出畦,大豆发着青毛,秋葵踮脚行行,羊角似的果实冲着我颤巍巍地笑。一枝紫红色的秋葵真稀罕!你瞧多么美好的农家天然菜园!怪不得大伙都说,勤劳人家菜根香。

天近午时,我执意骑车返回7.3千米外的花园湖,李哥孟嫂很生气,硬留我并邀梅诗人进家中谈心吃面条。孟嫂早就把二荤二素端上桌来了。李哥同我交流了俚语的收集整理和手机图片在QQ中收发与查找,他总是很耐心地倾听与演示查看着。梅弟终于电话来了,而人来了,在陪客户讲农技。李哥遗憾的是,心到菜到而梅弟没到!好在梅弟有的是山枣酿的美酒,他不稀罕,也不计较优惠。李哥拎来一小桶色泽艳似花生油的山枣泡过的美酒。因为多种原因,我已多年不沾白酒了。李哥规劝我道:“这就是上次九月二号,和梅弟一起去三和集大横山摘的山枣泡的酒,像蜜一样甜美,你今天就尝尝!”

我自然想起李哥梅弟他俩拍的山枣图片,从QQ下载处理后,我爱不释手,很欢喜地把图片发在我QQ空间的图册与说说文字中。山枣形美、色艳、质优、品位高,是上好的中药材,有舒张心血管,净化血液之功效,泡在酒里也是美不胜收。我

从未体验过花钱快乐的周斌老师,今天却快乐得酣畅淋漓!他买到了那本心仪已久的《走遍美国》。

他腋下夹新书,频迈碎步,像条意志内敛的鱼,快速游走于被夕阳油彩了的街道上。他单薄的身体,近乎猥琐的服饰,横竖都彰显不出那作为人民教师的特质来。

作为人,他是平凡的,而作为教师,他又是再平凡不过的。

小草从不奢望自己会成为大树,周斌也不例外。师范时期学《礼记》,老师要求针对那句著名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展开讨论,这自然归结为读书的目的问题。同学们争先恐后,有的从治国理念,有的从世界格局,纵横捭阖,滔滔不绝,个个说得是吐沫横飞,口干舌燥,有指点江山之势,无忘乎所以之嫌,很是热闹。在一旁始作俑者的《文选》老师,则面含笑矣,目光游移,似听非听,似看非看地偷闲于窗外的景致。轮到周斌



葱兰

苏 远

初秋的清晨,太阳虽照常升起,却少了夏日里的咄咄逼人,只是将一片片金色的光温柔地撒下来。想着夜间所见成片的葱兰,在这样的早晨,沐着这样的晨光,该是怎样的明艳不可方物呢?这诱惑终于牵引着我破例起了个早,直奔它们的栖息地而来。

从公园旁的一条小路拐进来,还未及近,在两片水杉林间悠然怒放的葱兰们便攫住了我的目光,经过一夜的休整,又经晨露的浸润,一朵朵葱兰正迎着柔和的晨光和清凉的微风绽放开来,满怀地意气风发。在状如细葱的叶茎铺就的大片葱绿的底色上,满眼数不清的白花,如夏夜里的点点繁星,又如降落凡尘的花中仙子。置身这林间花海,整个人仿佛脱离了俗世人间,来到一个白云悠悠、山泉淙淙、清风习习、繁花朵朵的世外仙宫。觉天地间唯我与花耳。那铺天盖地的气势,那出离世俗的气质,以风暴般的狂野强烈地撼动着我的内心。

由不得蹲下身来,静静地端详着。

要说这葱兰,委实没有那些名贵珍稀花卉的雍容繁复娇贵,不过在道边、林间、草坡上觅得一席之地,装点一二。每朵花都简单的六片花瓣,极为单

发言时,他正儿八经地说:“正心,就是要好的心态,不能好高骛远;修身,就是认真钻研师范教材,将来做个称职的乡村教师,至于‘治国’啦,‘平天下’啦,那都是‘接班人’的事儿,我们充其量只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

年轻人的自尊心!”

“那我怎么办?”

“怎么办?停止你的狗屁研究!”数学老师半真不假地说。随即,拍其肩膀,换种口气道:“说实话,我是他的学生,对于微分几何到现在都不是太明白,你有几

父与子

马光前

话音未落,掌声四起,老师猛然收回偷闲的目光,竖起大拇指,佩服道:“精辟,周斌同学讲得大大地好!”

周斌底蕴不厚,却善于研究。师范二年级,他对苏步青教授的微分几何某个细节提出质疑,请求商榷。苏步青不失大家之范,当即回信,向他耐心地解释。面对大师回信,他一头雾水,似懂非懂,甚至对信中书写的数学符号,竟然有一半不认识,还拿着回信,到处显摆,被数学老师一顿训斥:“你耽误苏老宝贵时间,就等于向中华民族犯下了滔天罪行!”数学老师当年就是苏步青教授的学生。

他强词夺理道:“可是……苏教授在后面还表扬了我哩?”

“这个你也信?”老师被弄得哭笑不得,“那是大方之家的客套话,怕伤了你

斤几两我不知道?”就缺没损他:“你个三角函数都考不及格的狗屎混子,还研究微分几何?居然还与数学大师来个什么‘商榷’!”

见周斌不说话,低头红脸,准备离开,老师陡起善心,提醒道:“不过,这封信可要收好了,说不定以后会价值连城的!”

放下微分几何,周斌转向“情爱论”的研究。为了达到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他瞄上班级的一位窈窕淑女。通过理论指导下的甜言蜜语,外加菜票变卖出的瓜子花生,总算将“淑女”变为“熟女”,成了自己的尤物,好不欢喜。然而,“学生不准谈恋爱”是学校的清规戒律!轻者受罚,重者开除学籍,好在社会不断开放,校长临近退休,让他写个检查,公开认



秋日私语

朱福乐 摄

博物馆举办“明朝开国将领——沐英家族墓出土文物图片展”



10月12日,县博物馆举办“明朝开国将领——沐英家族墓出土文物图片展”。本次展出采用文物高清图画,并配合详细的文物解释,逼真详实地展示了南京将军沐英家族墓出土的系列国家级珍贵文物,为观众提供了一次很好的文物知识学习机会。此次展览得到了南京江宁博物馆的支持和帮助。

沐英(1344年—1392年)明朝开国功臣,军事将领。字文英,汉族,濠州定远(今安徽省定远县)人,朱元璋养子。洪武九年以副帅之职征讨吐蕃。洪武十三年第三次北伐中,以主帅职务大败元军。洪武十四年第四次北伐中,率西路军连败元军,洪武十四年至十五年,攻云南之战中,以副帅之职屡败元军。其镇滇10年间,大兴屯田,劝课农桑,礼贤兴学,传播中原文化,为西南安定做出杰出贡献。封黔国公,追封黔宁王,谥昭靖,享太庙,塑英像于功臣祠,配享太庙。为明朝统一和稳定征战三十年,功勋卓著。沐英去世后,沐氏子孙相继守云南,直到明朝终了,达二百年。(姚 刚)



明朝开国名将——沐英家族墓出土文物图片展

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

零的启示

张本周

零是人生的起点
零也是人生的终点
在零与零之间
是人生的共同旅途

不同的人 走着不同的路
有的人走的是金光大道
有的人走的是羊肠小路
有的人信马由缰 一帆风顺
有的人坎坎坷坷 走投无路

零与零之间又有无数零的事迹
人生的艺术和价值
取决于何去何从地选择和精纵即逝的把握
对勇者来说
零是一个新的起点
对怯懦者来说

零又是一个终结
哲人说
从零到零
有无数个量变 质变
同为一个零 目标不同 结局悬殊

思想家说
从零到零
有无数灵与肉的交替
如何使灵与肉统一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途径
对于保守者说
零是个圆
对于开拓者说
零是一个宇宙

诗人说
零是无数晶莹的晨露
是滴水穿石的水珠
是早晨的太阳 夜晚的星辰
是一双水汪汪的眼 是一颗跳动不息的心
是情人的吻

画人说
零是个圆 此中有缤纷的世界
有达芬奇画蛋的缩影
有蒙娜丽莎的折射……



诗路花语

白露清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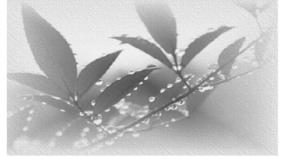
张春波

对应四季,秋天是从外面买一棵盆花回家的时候,把花搁在阔别了的家中,并且打开窗户把阳光也放进屋里,慢慢回忆慢慢整理一些发过霉的东西……”这样的场景,有着迟暮的温暖,像母亲脸上布满皱纹的笑容,盛开在黄昏昏中,不惊艳,却散发着内在的光芒。

白露含秋,那晶莹的露珠折射出诗意的韵味。这个季节最为写意,它兼有水墨的浓重与工笔的细腻。阳光很亮,明晃晃一大片,但不燥热,仔细分辨,竟见纹理,丝丝缕缕,照得行人心生暖意。即使没有阳光,秋风也解风情,临高而站,衣袖被风鼓起,清风满袖。只有秋天的风,才称得上一个“清”字,也只有秋天的风,才可以还人一份清爽。

白露以它特有的方式和言语,释放着它特有的清秋之韵。我闭上眼,贪婪地呼吸着甘若薄荷的秋意。纯净的露水,清洗着季节的思路,使我的思维和灵魂从夏日的浮躁桎梏中重新复苏,一切的憧憬都步向了丰腴和成熟……这白露中的秋意,给人一种豁然开明的感觉。

白露锁清秋。从此,风轻、云淡、天高、水长。对于秋天,我记得在史铁生的《我与地坛》里,曾经读到过这样一段富有想象的描述:“以心绪



藕塘印记

杨 波

第一次认识藕塘应该是在1998年10月,当时我在县国税局机关股室,由于藕塘分局税收任务吃紧,我和县局一位副局长、监察室主任到藕塘分局进行税收任务督查。

那年我二十七岁,还记得那天,县局的小车沿着曲曲折折的山路,把我们送到藕塘分局。当天晚上是住在藕塘分局的宿舍里。由于晚上没有什么娱乐,喝酒便成了我们最大的乐趣。远离了县城的喧嚣来到这样一个小镇,晚上头一靠枕就进入了梦乡,那一夜我感觉睡的很香,四周安静极了。

第二天便投入了紧张的税收工作中,一连几天都是如此,不觉间感觉这样的生活非常乏味。同来的司机是藕塘人,看我无聊,一天,吃过晚饭后,他对我说:“藕塘是很有历史的,明天我带你去锥子山令狐塔转转。”第二天,天刚刚亮,我们就向着藕塘镇东锥子山方向出发了,一路上他给我说了这个令狐塔的传说,说到了黑奶奶救助书生的故事。初秋的山镇非常萧瑟,当我们爬到了山顶,便看到了矗立在那儿的令狐塔。令狐塔塔高七层,是政府出钱和个人集资重新修建的,山不是很高,令狐塔在山的最高峰,宛如锥子尖直插天空。抗战时期,在这里的新四军就把这里的令狐塔和延安的宝塔相提并论,后来藕塘就有了“小延安”之说。站在山上,极目远望藕塘,藕塘好象被群山包围着,东面的山脉更高,就象一个天然屏障拱卫着藕塘,而西边一马平川,进可攻退可守到山里。由于这里的地理优势,不得不让我想起在这里发生过的抗战故事,想到了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曾经在这里战斗过,生活过。

在这里一待就是几个月,我们顺利完成了县局督查任务,当时感觉心里非常高兴,在回去的路上我竟然即兴写了

始藕塘的水,也印在我的脑海里。

如果在定远你要说哪里的女人最漂亮,肯定有人会说:“藕塘的女人最漂亮!”起初我不相信,等到年龄大了,接触了几位姐姐都是藕塘人,她们年龄都接近五十岁了,依然皮肤白皙,非常优雅,你可以想象她们年轻时的美貌。还有一次,我们滁州财校同学聚会,我们班一位美女(她在学校念书的时候,家在滁州)和我闲聊,说起了自己的家乡,在我们县藕塘镇,我立马叫了起来:“那可是我们定远出美女的地方!果然不假,怪不得你长的如此美丽!”她听后哈哈大笑,虽然岁月已经过了二十年,依然遮挡不住她的美丽。至于,女人为何美,也许与遗传有很大关系,不过,这难道与藕塘绝佳的山水没有关系吗?俗话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今年4月,我又随安徽省报告文学代表团去藕塘,发现藕塘路宽了,建筑物又多了几处,几年里发生了很多变化,藕塘的景点又多了几处。回来后,我打电话给藕塘文化站张新民馆长,向他说出了藕塘的变化。他竟然在电话那头哈哈大笑,让我很是奇怪。他接着说:“你们只看了藕塘很少一部分,真正藕塘的美景还有很多!”我不禁愕然,也许只有生长在藕塘的人才会知道藕塘有多美!也许只有象他们那样足踏遍藕塘的人,才会有这种感觉。藕塘再会!

